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六釐米寬十二·四釐米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垂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儆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表和猶反手也斯道



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
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
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
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
物之變為不足以櫻吾心舉而捐之
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
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
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
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
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
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
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
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 序

奏劄

易傳進呈畢

宣付史館下吉州照會指揮省劄

吉州狀照應本州昨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誤蒙

聖恩擢實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

聖學之懿徒思整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措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

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溫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者乃深自悶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吉州本州校文故楊寶學家抄錄申發
續據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楊長孺狀由准本州公文備准前項省劄照對先
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
戊申捌月下筆至嘉泰甲子肆月脫藁閱拾有柒年
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易然自以發揮其所學
初非徼覲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有意徹
聞於

上茲承州牒備准省劄爰因臣察之上奏遂辱

君命之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汗而顯
行藁爾不肖之孤兒瞿然祇表於

明詔欣逢

聖世敢匿父書敬拜

給札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壹部貳拾
卷約拾伍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本州已收買
紙扎工料差書吏併楊寶學易傳發下州學去後今
據迪功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權吉州教授陳洪範狀
申准本州差到書吏前來抄寫前項易傳除已差委
學諭蕭孝恭等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錄

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錄到易傳貳部計貳拾冊紫綾表背匣復盛貯見在伏候勅旨貼黃稱易傳貳部壹部乞降付講筵所壹部乞降付秘書省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易傳拾冊降付秘書省

右劄付楊承議

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印

押押押

誠齋易傳投進本末

下吉州錄

進易傳指揮省劄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誤蒙

聖恩擢寘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

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實謨閣

學士揚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

專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

縕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

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閔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

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

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

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吉州

嘉定元年八月十八日

押

押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廬陵楊

張

敬之

顯父校正

乾上。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為天為君故君德

也君性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

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眾私聲色不能惑小不能移

陰柔不能奸矣故二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二唐不以穆敬而以文

宗皆不剛健之禍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三三古之天

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為三三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

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川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

哉後世草書天字作云即三也乾元亨利貞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

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

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昃而

強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

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

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無然而

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

為天地聖人具此為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編著矣彼異

端者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為利其究賊

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說者曰

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二

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為象何也天也者其

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文之始而

位之最下者也故為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

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妾里之爻非也妾里聖人之不幸

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

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九二見龍在田利見

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也皆然九二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君德之章故曰見龍

謂天下之利也程子九二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白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子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德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文舜之玄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爾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虫尤后羿奔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餽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正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偏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端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二之勤而懼文言以為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為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文為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懼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

此文為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懼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九五飛躍與否无咎與否皆自所不能固也所謂賢者過之者歟

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况今在天乎

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為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

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方則有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獨有用九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柔曰大哉乾元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一而能以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象辭所以釋卦辭也論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

元而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元息謂之道融而元偏謂之和非天非和不一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為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眾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為无常其化也消息為无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其所自來謂无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黹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居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躡此道以居乾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為一故也此乾元之所以大豈言元言利且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自強不息君子以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已為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脩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躡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此小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為我九二以陽德而出見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

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植幹此乾之四德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

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

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為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

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已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皆操於用哉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此潛龍之德也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入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出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易嘗有君入之心乎故曰君德也曰君德者名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

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亨就矣

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為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恒猶常也九四之位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

鳴而牛不應蠡躍而蟻不隨濕為火仇燥為水憂雲虎相辟風龍不

相比為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

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

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

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欤夫子此言因釋此交飛龍在天之上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

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潛龍勿用下也見

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

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為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為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為无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

治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

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曰乃見天則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

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強各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為正正為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

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粒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於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

與始而身為一章

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

編於身為德形於事為行龍德聖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渠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忠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一

乾一

乾一

乾一

乾一

乾一

學以取善故万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興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興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二乘一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為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夫大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卦一其用三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歸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

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謀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卦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各則二道則一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坤元亨利 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貞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

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推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 彌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往行也地之柔順

仲二

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坤言之坤地道也陰道

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訖裕強而魏晉陰不從陽之災也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為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為吉之鄉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替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為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元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眾勢力也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

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二德而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剛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六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六

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

八街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此人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
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為非盡忠也其論至
矣元成謂不居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无譽不
有終謂不畫

害也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六五黃裳
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李者審之

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
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

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
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

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一六五
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

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啟也故
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

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剛柔雜 上六龍戰于
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極傷陽臣成置傷君
六而居上陰極而臣

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
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

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
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玄黃兩龍

俱傷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陰之用能永
臣道之貞斯可

以為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言
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

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

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
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暈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

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
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

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
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

辨二

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

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哉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已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直其

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

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其曉亨者至矣故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也義用也

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編者矜也編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

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美天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且也不見也而則潛也臣潛君則天下亂是大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妄言君之

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敬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成之於六四其防

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能而

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

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惰也臣道

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編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

其身必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權之幸所以為美

至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借
乾也其天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暴其有借龍之罪所以
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借也不沒其
借所以深誅其借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之其類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二

廬 陵 揚 萬里 廷秀

震下○物向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
坎上○暢曰屯出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

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枝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指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

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

昧宜建侯而不寧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

動是惟無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

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憂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初九盤相利居貞利

建侯象曰雖盤相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君子濟屯

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為未可也姑盤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真不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中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真王武俊之驩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无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猶廬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為之志而輔以建侯

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為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為二陰之士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

字反常也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

應而有近初之嫌故遭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

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

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以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

之君而下有王躬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

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勃待時觀變而上

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

之効也謝安之於苻溫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

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

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六三即鹿无虞惟

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以從禽

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

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即鹿也然五應二而

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盖功无幸成

業无孤與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夢世之心也鹿警則功也虞八警則應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

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

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

為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

之文宗初耻為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報獻大貞則凶也何也

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淫鍊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

才不必用而欲平闇尹之禍故曰君強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

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

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 坎下 **蒙亨** 說者以蒙為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

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李

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誦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 未

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

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

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

利益孰大焉筮者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

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

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為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

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

而巳曷謂志童蒙求我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

亦養也問之養則昧答之養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

六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

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

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

君子得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

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

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

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
連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
納則有受而无却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
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
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
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
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九之六三勿
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

也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
君子勿取也曷為勿取不以順為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
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
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
吝獨遠實也蒙非教不聖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

困嗇於從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
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欤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
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闕亡取疑是亦不
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
如何吝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
釋之蒙以下亨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
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幸於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彛倫而
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以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
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上九擊蒙不利為

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

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也擊者攻其包之所
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為寇上之人不得
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
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為寇
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
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

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乎且貞故也乎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推正無敵於天下是惟無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

也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不利涉大川往有

功也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聲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

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德矣正中則有德矣無位而須者無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無德而須者無濟險之資素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象曰雲上於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一五而言也

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後雨溫而未施則君子戴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為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類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

山之時也雖然飲令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頽酒荒之士皆謝矣初九需于郊利用怕无咎象曰需于郊不

犯難行也利用怕无咎未失常也坎水為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而馮河犯難者也無難而犯難

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為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類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際可以窒而不開矣吳濞以太子之隙嘗出然

言矣文而實而不詰故終其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

需五

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
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御水者也御水
死者勿咎水致寇賊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無寇善禦
無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
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
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
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
而勝於泓楚敬慎而晉否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

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同也乾之陽所以需而未敢
進者何坎之衰也盜憎主人亦何主人故六四

亦需三陽之逼已也鉞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
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
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
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為君子者勿窮小人可
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記光弼垂定河北而復
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為血卦
九五需于血

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
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於此何為哉酒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
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履平之道也萬物需乎澤人需飲食

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
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
喻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
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

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
陽欲進而故為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

為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約之而已主孤而客
眾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曰
温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曰民亦安比其效
也不當位陰居上則潛也潛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潛之救
也坎不然壅其必決蘊其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
之閹寺眾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三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躁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
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訟者必不訟窒窒際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屬而
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很悔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
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

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彖曰：訟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勤訟也。皆止訟也。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君子以作事謀始。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

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其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讎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密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先哉！初

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訟不可長也。訟者，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初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

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諾，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

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

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

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効也。九二不

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三，無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三，無眚。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二與訟之主，然初六與九四為敵，非與

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之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憐然而改退，然而歸，棄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撥禍

訟六

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

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產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辯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

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

魯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

吉以中正也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訟之有畫衣冠而不犯虛罔固而不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

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

敬而况衆皆褫而奪之乎而况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

也也好還天道固然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三



廬陵楊

重

廷秀

門人張

斲

顯父校正

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

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師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蓀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為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元可廢坎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以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

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各任將有應興師有各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狄誰與哉初六師出以律否

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與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與師不以律

徒法也與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况不臧乎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无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

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目惟中

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岐為討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弥

高心弥下身彌退爵彌進官
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

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散六三以柔懦之

承則是眾為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眾斯帥為往而不敗
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

將而令出於先穀皆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

也
程子謂左次者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

也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
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

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大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

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眾陰也此六五之君
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忝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與非時日曷喪

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為大將而三
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

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
吉无咎者故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

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二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
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辭

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
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

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
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各
其用於傳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

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拔劍擊
柱方知帝尊燮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彖

坤下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
比吉者此上下之親

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夫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羣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象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為比，得臣位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此。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在澤之中，則聚

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降者不期而集，窪孰使之者，故為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

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際未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六比之自內，貞吉。象曰：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也。彼也。六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

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為也。故程子謂伊尹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武侯必待禮而後出。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

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貳者，亦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

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

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無比天下

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猶之王岐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

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

在所取則去者眾而來者寡矣夫敗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

愈寡何也無取之心也無取之心則曷為取其嚮而來者也驅

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也我何心哉自者來聽彼而已夫惟不取

禽而禽自至故為天子之敗不誠人而人自親故為王者之比上使

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

也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上六比之

征葛而聞之者然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

見之不蚤從之不井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

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

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與而馮衍不至棄

而不為馮高祖與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此之上六

咎之哉李者謹之

三三 巽上小畜亨乾下巽上為小畜乾下艮上為大畜畜止也乾

有小有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

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也制動以靜不以動制行以

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其能以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密雲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

者也若公孫洪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何謂止其君之善雖止

之澤豐蠱上之心是謂止善兩傷稼而揚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賦歛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此能止其君之善

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為欲朕失人心劉渌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

而不能君了憾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了嘉其君聖賢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

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焉往而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

君而尤其身曰是我之文德有未懿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夕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而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况見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

聖此不唯不知臯夔亦不知堯舜

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啟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未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

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為周召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為哀駘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也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為牽復牽者強勉之謂曷為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為尚紂

九二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睨於六四愈不正也睨於彼必制於彼俞不和也不正則不可行故有輿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睨於妻之愛其始相睨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廢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僭唐高宗廢武

后而制於武后始於聚龜之汗豈惟夫婦君六四有孚血去惕

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

道也故為血而傷為惕而懼為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

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

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

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於抑九五之賢於九五之賢而已矣蓋

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

惕出如知瑩如實出已之出免也

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九五異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眾剛乃

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

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

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眾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

為善而備然不為不善攣聚也富善也鄰眾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

犯周民遜畔而訟曰釋皆富以其鄰不

獨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

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乾之二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

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

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

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

之言巽順有孚故也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者積之充也言巽

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感之難况誠之

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言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

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盛敵

三 乾下 履虎尾 不噬人 身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

者莫若禮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為

下禮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遜矣若履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

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

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

而應乎乾是以復虎尾不啞人身剛中正復帝位而不

啞光明也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非心和說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尊而不啞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證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象曰上天下

澤復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

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為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紛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鬻車之璧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息而後天下安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倫胥於禽獸更狄大哉初九素

禮乎而或曰起為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復往无咎象曰素復之往獨行願也象言禮之可行又許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孝壯而行初九復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志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元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行也故古者孝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孝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不

如是而為素復願志願也九二復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九二以剛陽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蓋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鞶鞶粹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六三眇能視跛能復復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

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復不足以有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聖人之於

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為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復

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復天下之至危以求立

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决矣所謂復虎尾而逢啞也凶孰大焉聖人

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

有為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使商結不出房瑄不相晉唐君臣之等
甯有既乎出之君子欲出而有為其亦量已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
象上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占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
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為尾故遯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
初六皆為尾而**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
行也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
志柔愬愬而祗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
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
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車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
王力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
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復貞厲象曰夬復貞厲位
正當也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勢
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
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
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文之戒矣
上九視
復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上九居復之成
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蓋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
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復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
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因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
之義也旋反也考成也復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復二尚幽貞勇於
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屬上反
其初則慶然則復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三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四

廬 陵 楊 萬里 廷秀

☰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占之極治故不准後世不可復也中占其無乎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

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占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占之極治欵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

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為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長正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為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象聖人之言如是而止耳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下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之 天下之理天和生於通大矣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纁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初九拔茅茹以其

彖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舜一舜乃得十六舜舜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

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

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

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淵一其目二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二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漏不以近志遠不以羣間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聞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是二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躅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出乎

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

復天地際也

平與岐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出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

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伏者飛必决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外失位以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肅傳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鄴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為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

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予惟克厲乃訓尔交修予罔予棄高宗所以為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泰至于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頽而為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

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

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怒劉石之出乎嗚呼
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三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曰來吉貞而巳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

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日身而又曰吉身身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為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身自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身固自守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

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處至於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言之曰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忽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二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

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不君子以儉德辟難不**

可樂以祿 不交者 而不利 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幽者也至之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 雖然此天地不交之

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忠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 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抗而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 是已內矣

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不交乎 耳者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竟耳不達乎目也秦二出笑

趙高以鹿為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无能為目不達乎耳也 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 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 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

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為矣此扁鵲望見相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 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 窮不能倚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

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句貞吉

耳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

必以類至也其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自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茅也拔蘭者其根不盈物拔茅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其於君子之類進也雖堯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力長而君子已知其二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身者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窮身於身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身而天下懼矣雖然此皆君子之本心故彼拔茅彙六二包承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賦賦不忘之義也

小人吉大人不吉象曰大人不吉末亂羣也

六二以柔誦

之並下則并包羣小而為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因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要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與否以獨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明五鹿是也

然小人統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

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大悔華亭之鶴而後已九

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

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而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為陳蕃為曹爽為建寧王倓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為魯昭公為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為文宗為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推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

濟不中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

乎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止之位當否極之計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傲心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武日講一日以十年為遠

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人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
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自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
人謂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九上
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交撥亂而反
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所以喜
泰為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
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焉異謂願陛下无志在河北時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
時當使煩暑坐變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為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
者物之歸然同而益則其同不大同而曠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
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
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
君子與小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
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五應故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

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

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

物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為異乎

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

道也

同人而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

之外皆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九二伏戎于莽升其高

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

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為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

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已也使六二肯同已則九三奸惟之心濟矣

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巨温忌王謝之忠

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九

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

而反則也九二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入也二人者皆有觀

志皆不利六二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

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

君同心之操凜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挫重

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温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

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

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尔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

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深媿其一而

使之自反者中止而已矣人臣苟中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

克也九二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問九五之下應豈能

管蔡毀旦燕蓋諸霍先慈而號也羣小之黨既職周霍之忠益明後

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為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

難於小人之敵固爲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上九同人于郊

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郊野一也同人于郊止於无悔且未

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

我同若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故曰

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遠先同勿與後

三三大有元亨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彖曰大

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

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同人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

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

離明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為火為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為天為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而

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無遺照外無遺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命命同人明在下而初

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初

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眾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

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片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

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鈞繁終不遇

矣九一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渾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軫天下之至重亦天下之至遐夷天下

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為大主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

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大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礼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

亦非兩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九二大臣九四近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

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近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耀耀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

爾身在外而心在室朕心朕德九四匪其彭无咎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

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近

大有十四

臣也孰為迹臣殆周之出外之左右諸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欤
并政守藩迹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迹臣近君
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
以辯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哲者明之
極不然為王父偃為董賢為洪恭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
衛青之不薦士張安出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
初故明哲以陽
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敬孚交如威如吉象曰敬孚交如信
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為大有盛治之君離
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
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
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
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
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語然二臣
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為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
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
陽之德居
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撓於勢利之場此伊
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欵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
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
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
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禁德土生斯時雖如初九
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
之諸侯九四之迹臣上九功
成身限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四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五

廬陵楊 廷秀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

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瀦夫山謙之

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

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瀦夫山乾自瀦而下瀦乃

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

流亨也何必中吳盈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謂哉神

人之道亦若是尔害也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也君子德彌尊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

也其既足進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

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

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底之壑也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山不能有大地而地能有夫山君子觀此

溫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初六謙謙君子用涉

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初六以至柔處至下

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

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六

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位以德躋德以位

若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老

講求之功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孝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

心之自得鮮不為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九二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

君子萬民服也以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

戒其勿必發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

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

謙十五

蓋天下而主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

也父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

不利矣撝謙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自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

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

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眾

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上六鳴謙利用行

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眾善畢赴焉往不利

哉眾人以居高為得志上六以居高為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備武

三三坤下豫利建侯行師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

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順言理也言

之當然哉心之同然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

其斯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

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

而寒暑乎違之則薄食興而愆伏起聖人得此則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何事刑罰哉而况建侯行師乎不然

淮泗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象曰雷出地奮

豫十六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設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順以動者天

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

志窮凶也九四豫之三四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

其身凶其亦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

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矣以諛鳴儀秦以訕鳴髡衍以辯鳴晁錯

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言

鳴嗚乎下應乎上而凶在其中矣而况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

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為鳴豫鳴六二介于石不

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二以陰處陰靜而貞

也是言升盤樂之堂齊懷安之哉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

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衿衣不能易器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

之驕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有人

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

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

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

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

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

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

累所謂渾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

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

亦何利於位哉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

大有得志大行也動天下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

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為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

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起五難吾未見其動之有濟也小動猶難况

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為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

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眾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

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與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

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

聚而助之也蓋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

合也簪聚也

恒不死中未亡也六五以柔弱之次居浼豫之時耽宴安之醜所

正君而國定然其效止於怕疾而不死終不付去疾為全人何也
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
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上六其豫成有渝无

咎象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

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愴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為憂
勤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

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

隨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
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

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剛柔則雖柔乘剛

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剛柔則雖柔乘剛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分正

而彼說隨斯有 六一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

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備係於
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於曠則遠者不麾而自去
從於邪則正士不問而自踈勢不兼也故遠子馬初變八人而巫臣
退辭以遠罪郭子儀勿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為遠邪
者乎牽於彼而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
吾隨之曰係

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夫六
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

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
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
二以之夷子舍墨氏 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
下之隨君道也九

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心之隨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惟
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
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
次則郭子儀端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為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為

莽卓雖不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
凶尤凶也 剛居允之正中為一卦說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

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乎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
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
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
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

而繫之維之者是雖此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況可得聞而離之
乎二程子以為太王居岐龜川楊氏
以為文王居西山之事窮上之極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
巽下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

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
初九上而為蠱

之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變陽上而不降陰
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長止而不行則出

下之才兩弱而不山。事為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相以无知與文以里。不霸故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根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然乎。其可申。始也。山先。後各三口。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其始。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為子而辭其幹乎。能幹盡惕。傷之意以承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作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五。是也。六五才既柔。且又止。則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為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眾。子母尚子者。也。眾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為何時耶。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六五。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康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如為莽卓為王莽。相温矣。才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為六五。吾具也。九三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六之。此其禍不為。晁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大咎。若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為子而辭其幹乎。能幹盡惕。傷之意以承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作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五。是也。六五才既柔。且又止。則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為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眾。子母尚子者。也。眾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為何時耶。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六五。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康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如為莽卓為王莽。相温矣。才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為六五。吾具也。九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五。是也。六五才既柔。且又止。則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為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眾。子母尚子者。也。眾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為何時耶。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六五。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康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如為莽卓為王莽。相温矣。才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為六五。吾具也。九三

九三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六之。此其禍不為。晁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大咎。若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

亦小節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

可以徐不可亟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動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為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為曹參欲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六五幹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欤

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

幹蠱之治者用其耆髦之臣承以眾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幹六五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眾賢所輔君五陰柔而況剛明之君子然則闕之弊又宗曷為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元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裝度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而不能也

志可則也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為子而不事父故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巋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為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為若夫天下大壞尺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无一不振一木獨能支頽厦乎則上九不可為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截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賦畀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

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篠長門異矣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五

